

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录六则

沈 津

一、宋刻本《古灵先生文集》

《古灵先生文集》二十五卷，宋陈襄撰。宋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陈辉赣州刻本。半页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，白口，双鱼尾，下有刻工，上刻字数。框高20厘米，宽13.4厘米。前有宋绍兴五年李纲序，末有陈辉跋。

襄，字述古，福建侯官人，庆历二年进士，神宗时为侍御史，其言行皆以古人为法。莅官所至，务兴学校，学者称古灵先生。卒于元丰三年，年六十四。有《易义》、《中庸义》等。

是集乃其子绍夫所编，书分二十五卷，卷一为求贤手诏等；二古赋、律赋；三古诗；四至六为律诗；七八为书；九启；十启状；十一序记；十二内制；十三表奏；十四至十六为奏议；十七、十八为劄子；十九详定礼文；二十文；二一议论策题；二二、二三为易讲议；二四礼记讲议；二五墓志铭。收古律诗赋杂文凡三百六十余篇，以襄居侯官之古灵村，因为名其诗文。末有襄孙陈辉跋，云：“四世从祖密学公，平日所为文章不知其几，厥后裒缀为卷者，仅二十有五，目曰古灵先生文集，以圣天子诏冠之，预有荣焉。里人大夫徐君世昌尝摹刻于家，而其间颇有舛讹，历岁渐久，且将漫漶，辉窃有意于校正，因仍未遑，每以为恨。揭来章贡，属数僚士参校亥豕，……并钁之木，庶几有以慰子孙瞻摹之心也。”

其诗文中最重要者，应推卷一“熙宁经筵论荐章稿”，此乃襄居经筵时，神宗访以人才，其荐举司马光、韩维、吕公著、苏

轼、苏辙等三十三人。末卷中叶祖洽作行状、孙觉作墓志、陈瓘作祠记，皆以襄兴学育才，勤于吏治诸事，不及荐贤一举。年谱为襄六世侄孙晔撰，参以三朝实录暨文集行状、墓志、家谱诸书而成。

按陈襄文集，宋代所刻当有三本，一即陈辉跋中所云宋徐世昌刻本，今已佚去。二为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建阳刻本，乃清季吴騫拜经楼旧藏，《拜经楼藏书题跋》卷五著录，并云末有“使辽语录一卷，乃诸本所无者”。十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有刻工。此刻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也各藏一部，然佚去“使辽语录”。三即此陈辉赣州刻本，传世仅此一部。襄集明清二代皆未有翻刻，仅有抄本流传。

书中讳字殷、完、桓、敬、徵字皆缺末笔，敦、慎字不避。刻工有肖冈、黄彦、邓正、刘智、余中、叶松、弓友、肖昌、管十、弓整、叶文、蔡昇、吴立、方志、龚整、方仲、祝允、方惠。查《宋元刻工表》，知黄彦、叶松、余中、方惠、吴立于绍兴中刻过明州本《文选》；余中、吴立、方惠又参与赣州刻本《文选》的刊刻，余中还于宝庆中广东漕司刻过《新刻校定集注杜诗》。

是本钤有“翰林院印”，并有“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孙仰曾进呈陈古灵集一部，计书拾本”木记。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古灵集乃为福建巡抚采进本，非孙仰曾本，此当为四库发还之本。藏印又有明代“文渊阁印”及清代朱氏绂一庐诸印。

二、稿本《曹文正公诗集》

《曹文正公诗集》一卷，清曹振鏞撰。手稿本。一册。封面署“苏斋批阅曹文正诗草后学王仪郑题”。清翁方纲批，沈塘跋。

振鏞，字侧笙，又字恻嘉，徽州歙县雄村人。乾隆四十六年

进士。历官至太傅、武英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服官五十余年，历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侃侃以老成自居。卒年八十有一。张星鉴《仰簪楼文集》“书事”有其传。

此集共收诗八十首，并经方纲二次阅看。封面有方纲评语，谓“藻韵有余而肌理不密。癸丑六月，小石帆亭上书”。“肌理之所以然，则非一语能尽。甲寅十二月廿日覆看一遍。覃溪。”集中方纲批注甚多，如《梅豪亭歌》批有“此首稍见气格矣，然亦不入格，亦尚不可存”。《夜梦先太夫人》批有“亦尚不能存，境虽真而词不足称之”。《苦雨》批有“删，此最软弱，‘由来’二字非大力量不可用”。又如《太白问津处怀古》一首批有“不能存，题不佳，涉于浮历矣”。方纲于诗中应酬之作也多批有“不应存”，此类“删去”、“不能存”之诗共十三首。

振鏞年五龄，其母程太夫人教以唐诗，即能成诵。其早年乡试中式举人为第十九名，座师即方纲。方纲《复初斋诗集》中有十二首诗作述及振鏞，可证二人关系之密切。又方纲批注此诗集时在乾隆五十八年，年六十一岁，次年再复看一遍，而振鏞其时亦已三十九岁矣。

按方纲评语二次论及“肌理”之说，方纲精心汲古，宏览博闻，于金石谱录书画碑版之学，尤能剖析毫芒。诗宗西江派，诗作多达六千余篇，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，金石文字之爬梳，皆贯彻溢溢于其中。其论诗法，有继承，也有创新。其序《志菴集》云：“士生今日，经籍之光盈溢于宇宙，为学必以考证为准，为诗必以肌理为准”。于《神韵论》中云：所谓“穷形尽变”之法，是“立乎其节，立乎其肌理界缝者”。可见方纲于诗反对因袭，要求尽变，于振鏞诗集中也有反映。

此集似未刻。振鏞又有《话云轩咏史诗》，编有《字四六话》。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仅收振鏞《曹文正公行述》一卷，而未及此书。

三、稿本《管溪徐氏宗谱》

《管溪徐氏宗谱》五卷，明徐希明纂修。明万历十年(1582)稿本。四册。半页十行二十字，红格。前有万历壬午徐惟贤序。

徐之受姓，始于伯益之后，若木佐禹治水有功，封国于徐，因以赐姓。徐姓至管溪，始于元世祖。其先来自奉川联山，时间约在汉成帝阳朔二年，“有讳元泊者，渡江居衢州，宋高宗朝，有讳徽言者，宋晋宁军，生子显，字宗说，为户部侍郎，绍兴间徙居庆元路奉化州而家焉。”

卷一为修谱年月、家乘目录、徐氏本源、凡例、徐氏世系外纪、联山世系外纪、谱系辨疑；卷二为历次修谱序、一世至五世附昌二、昌三甫君之派；卷三为昌四甫君长子真五甫君、次子真七甫君之派；卷四昌四府君季子真九甫君之派；卷五世系总目、科第、征辟、殿直、宾贡、例贡、学校、赐封、世胄、藩僚、吏员、耄耋、贞节、列传、碑铭、家集目录、诰敕、后跋。

据历次修谱序，明代管溪徐氏共修谱七次，分别为洪武间、永乐十一年、正统十年、天顺元年、弘治三年、嘉靖十八年、万历十年。其中除正统至天顺仅相隔十二年外，余皆三、四十年之久。此稿本即万历十年所修，纂修者徐希明，字允淳，号凤山，行仕一年，三十九岁以《诗经》中嘉靖甲子浙江乡试第三十九名，初授湖广长沙府攸县知县，二任直隶安庆府通判，为管溪徐氏十一代孙。

徐序云：“万历己卯，明还自楚，随遭内艰家居。明父南石翁子麟，时长宗监，暨宗之长老，惓惓以修谱为言，而侄氏大参五桥惟贤，春元望平启东意尤切，盖虑族繁而宗系不明，不免视如途人，若老泉氏谱，苏者之所惧也。越二岁，始集各支之长，各集本支之所生而类辑之。始于嘉靖己亥，终于万历壬午。”

此谱较之前谱“凡名氏之僭犯者改之，混淆者别之，生卒年

月之错讹者正之”，其“视旧谱所增，不下数千指”。同时从凡例看，于谱中人物传记，也不拘泥于前修之谱，“族之有谱，犹邑之有志，非徒记姓名，亦以示惩劝也。故不论显晦，凡有学行功迹可记者另立传或述碑铭，少有一善一艺可称者，亦明注不使湮别。若人见在者，虽有善不敢遽述，以俟于后远嫌。”“宗中旧谱止载男子，妇人惟存姓氏，然节妇、贤妇皆关吾宗风化，有功于内者，今悉录以示劝。”“谱中名或与嘉靖年间所修谱内少有不同者，皆因改正而然，当以今所书为准。”

四、管庭芬手抄本《书画涉笔》

《书画涉笔》一卷，清陈撰纂录。清管庭芬手抄本。半页十行，红格、楷书。与《观音大士三十二赞》（元云居寺释明本撰）、《元人二十诸天画像题识》、《元人二十诸天画像赞》（义乌傅嶽撰）、《书湖州庄氏史狱》（吴江翁广平撰）合册。

撰，字楞山，号玉几山人。鄞县人，居钱塘，以书画游江淮间，遂流寓江都，为毛奇龄弟子。乾隆元年以布衣举鸿博未就。书无师承，画绝摹仿，善草书，工写生，尤精画梅，间作山水，品格极高，与李鱣相伯仲。有《玉几山房吟卷》、《绣馥集》，并辑有《玉几山房画外集》。

此卷所记为撰自藏和平日于友朋处所见书画文物、碑刻、珍玩等，共一百四十一条，约二万字。如赵文敏四体千文、赵文敏书杜工部秋兴四首、赵文敏饮马图、王蒙竹趣图、钱舜举秋江待渡图、孙虔礼千文真迹、唐六如雪景、徐天池水墨小册、米南宫行草诗、孙过庭书谱真迹等，于书画递藏源流诸方面，颇具史料价值。

庭芬，海昌人，喜抄书，留心乡邦掌故，而于目录之学尤为专门。是书末有管氏跋文：“陈楞山先生虽以画名，然生平极邃于学，随笔纂记，不下数十百册。今惟《绣馥》等集传于世，知

散佚者多矣。此卷余从青云街冷摊所得，塗乙添改，几不可读，余体认旬日，始得录存清本，盖皆涉录赏鉴家所载书画精品，并以琐碎杂事终之，亦不异采珊瑚于铁网者。先生本籍四明，流寓钱塘，乾隆丙辰通政宁夏赵公以博学鸿词荐，不赴。有谢启极工，事详词科掌录。今所采题咏皆系两地人，其不忘桑梓可知。至陈沂志跋赵文敏书归去来辞卷，独以讳标之，疑其先世云。余友六舟上人曾藏《鸾江小志》一册，乃先生客仪征时手稿，其漶漫亦与此卷相埒，闻已转贻歙友，不能假录其副矣，并附记之。咸丰壬子孟秋之杪，海昌管庭芬芷湘识。”钤有“管印庭芬”、“芷湘”。

五、稿本《二百兰亭斋鉴藏书画录》

《二百兰亭斋鉴藏书画录》一卷，清吴云辑。稿本。一册。书口下印有“二百兰亭斋稿本”，绿格，九行。

是书虽题为“鉴藏书画录”，实为录存《胜国忠节诸贤手札》之全部，又明代三学者手札。所录手札每通均有书人小传、书别（正书或行书、草书）、行数、高阔。

吴云，字平斋，晚号退楼，又号愉庭，归安人。历署苏州知府，笃学考古，至老不废。此书为吴云手录，原札今已荡然无存，然史料赖此具存。

胜国忠节诸贤手札共四卷计五十三家。第一卷十六家，为钟惺（伯敬）、夏言（公瑾）、邹元标（尔瞻）、范钦（尧卿）、杨涟（文孺）、魏大中（孔时）、魏学谦（子一）、周顺昌（景文）、周茂兰（子佩）、周茂藻（子洁）、缪昌期（当时）、徐玠（九一）、徐枋（法昭）、徐柯（贯时）、孙世伟（异度）、陈朱明。

第二卷十三家，为沈鍊（纯甫）、姜曰广（居之）、王思任（季重）、申佳允（孔嘉）、曹学佺（能始）、徐石麒（宝历）、

吴麟徵（采皇）、袁崇焕（元素）、冯梦楨（开之）、朱国祯（文宁）、顾锡畴（九畴）、祁廌佳（止祥）、陈字（无名）。

第三卷十家，为赵南星（拱极）、高攀龙（云从）、顾宪成（叔时）、徐如珂（季鸣）、周起元（仲先）、蔡懋德（公虞）、黄道周（幼元）、陈子龙（人中）、马世奇（君常）、李邦华（孟闇）。

第四卷十四家，为范景文（梦章）、倪元璐（玉汝）、史可法（宪之）、刘宗周（起东）、凌义渠（骏甫）、□学东、惠世扬、王一翥、巢鸣盛（端明）、余煌、杨文骢（龙友）、王心一（纯甫）、朱陛宣（德升）、王节（贞明）。

又三家为王文成公（伯安）、徐俟斋先生（枋）、顾筍洲先生（天叙）。

是部手札资料价值颇高，除史可法二通已见于《史可法集》（上海古籍版）外，余似皆未发表，兹录三札，以窥一斑。

钟惺札。（行书三十二行，高七寸一分，阔一尺八寸八分。首行去岁旁有兰印半方不可辨）“去岁六月初七日始到家，与王明甫途中相左，明甫归，得读仁兄札，颇悉近状。冬间闻徐美之自吴门还，兄复有字相寄，中路覆舟，俱为河伯所要截矣。《史记》一书，弟不知费几年磨勘，又无副本，轻为俗子所购，其意只在流行利物，不谓其人违背约言，如此诚不知彼出何策，而不使兄一校也。此时作何下落，书于何日完刻，原本于何日见还，烦一一查问之。弟已于去年十一月葬亲、葬子、葬弟，嗣子亦游泮娶妇，可作无事人矣。静中取《楞严》新旧注，间出己意，约略成书，于《楞严》不知何如，于各注差觉简明，然亦未尝离各注也。此后当研心《法华》，盖此经指点见成，止是证道分见修二分，全未说破，讲者全经，字字俱了，竟成一字不了，若不必求明白，则信心终于不真，纵不敢谤，而不能不疑。今之自谓不疑不谤者非真见，其必然而不疑不谤也，特怵于地狱之苦，而勉为面从耳。

兄以为何如？家传一书，系弟一种质实之文，今寄四册奉览。五月遣使至吴门买芥条，去岁茶良妙，至今香色味无改，盖由兄手制耳，今岁得如是足矣。偶羽便寄字，不悉友夏于二月初日北上矣。陈镜清诗寄数韵为望。正月元夕。惺又稽首。冲。”

范钦札。（正书，十四行，纸高六寸八分半，阔一尺四寸）

“待罪旧治生范钦顿首拜。昨幸获挹台范聆绪论，深慰平生。恭闻召入内台，光济中兴，海内元元，何幸何幸！不肖往年备员江西，致忤严氏，屡遭构陷，人皆知之。不意近以聚餽何望山者，混诸权门，深用骇惧，谨具疏认罪陈情，良非得已。伏望门下特赐怜念心迹，倘明衰病余生，皆老翁赐也，敢忘敢忘。干冒威严下怀，不任惶恐。钦生再顿首具。谨质。”

袁崇焕札。（正书，二十七行，纸高七寸五分，阔一尺八寸四分）“皇上之忧毛帅久矣，海内本易为乱之地，而文龙又能为乱之人，雄行海外，莫可谁何。辽海一带，其地其人其事，久已非朝廷有矣。然昔得之耳闻，今得之目击，昔犹属流传，今已成面证。贪逆欺妄之状，罄竹难书。小疏中姑撮其大者陈之耳。一向诞言岛兵数十万，今彼官开来尽各岛之人不满五万，而可兵者又不满二万也。每年之饷无分毫到官兵，毛姓之外，谁不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。然罢之不肯，逮之不能，不即此时诛之，后必有变，变而图之，所损所费不知若干也。今崇焕冒罪为此，万不得已，盖明知不利封疆，顾留之以为后患，义之所必不敢出，谅年台高明，必能为不肖主持也。伏惟台鉴不一。名具正幅。左冲。”

铃印有“承溥”、“吴苓芑读书记”。承溥为吴云之子。

六、清陶源绘《徐兰贞女史珠楼遗照》

《徐兰贞女史珠楼遗照》，清陶源绘。杨葆光跋。一卷。

兰贞女史，乾嘉间著名学者、藏书家吴騫蓬室也。名贞，兰

贞其字也，号东湖女史。徐姓。平湖北墅里人。天性婉顺，幼习女红，家贫母老，年十九而归于蹇，时在嘉庆二年，距蹇之原配魏孺人去世仅一年之隔。吴蹇未刻日记稿本《日谱》，嘉庆二年八月初三日，“偕徐姬归小桐溪，时年一十有九，字之曰兰贞”。兰贞喜作小楷，每读唐诗，辄以乌丝栏写之，有《珠楼遗稿》，附于《拜经楼集外诗》后。

按陶源，字西畴，荆溪（今江苏宜兴）人。工画山水、人物。此画右下角有“荆溪陶源摹”、钤有“陶源私印”、“西畴”两小印。

兰贞卒于嘉庆十四年八月廿七日，年三十有一，计在蹇家十三寒暑。据《日谱》云，卒前数日即已“疾转脾泄，饮食殊减，意弥忧也。”“病益甚，参药不纳，知莫可挽回矣。”《日谱》九月初一日“视兰贞禽，用硃石张氏绵敏法，巳时小衿，裘衣七称，裳三称，未时不衿。”九月十一日“兰姬皋复于昧爽”。十二月十九日“举徐姬殡之万苍安葬，黄昏发引。”

兰贞卒后，蹇有“哀兰绝句十九首”，皆写蹇之情意，诗见《拜经楼集外诗》。蹇又有“再哭兰贞”一首：“一寸相思百寸灰，巫咸乍肯下阳台，生无子女维为憾，死有灵香定解回，遗稿转从焚后惜，嫁衣忍向篋中开。”

图之画面绘兰贞手拈红色小花，佩耳坠，戴手镯，插有发簪，倚窗欣赏园中景色。园中有修竹多竿，又有小树几株、山石数座，皆工笔着色绘之。此图左方钤有“兰贞”、“东湖女史”印，当为吴蹇所钤。

图中有吴蹇题，“嘉庆辛未春日，阳羨陶西畴处士追摹珠楼小影见寄，盖距姬之亡已两载矣，视之泫然，漫题一绝：‘玉碎珠沈日又徂，一回相见一模糊，泉台若记崔郎句，犹展桃花泪眼无。’槎上老人。”辛未为嘉庆十六年，蹇年七十九，越二年，即归道山。此诗不见《拜经楼诗集》。

又有清末杨葆光题诗：“‘故应徐淑是前身，三十年华遽返真，得嫁才人应不恨，一篇小传足传神。’‘登临山水惯曾经，到处勾留画舫停，记得拈花微笑日，斜熏催下可中停。’‘名篇十九悼亡诗，老辈多情信有之，天女维摩同一现，灵山香火证情痴。’吴免床先生簪室徐兰贞女士珠楼遗照。宣统二年庚戌夏五，娄县杨葆光敬题。”葆光，字古酝，号苏庵，别署红豆词人。上海松江人。岁贡生，官龙游、新昌知县，学问淹博，兼工书画。客游上海，鬻书画以自给，后任豫园书画善会会长，又任丽则吟社社长，卒年八十三。著有《苏庵文集》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图书馆特藏部

《全唐诗》误收宋人诗一例

《全唐诗》卷786收有无名氏《纪游东观山》一诗。按此诗实非唐人诗作。南宋文人罗大经在其所著笔记《鹤林玉露》丙编卷五“南中岩洞”条中，对此诗的写作缘起有说明，并附有此诗：“余尝随桂林伯赵季仁游其间，列炬数百，随以鼓吹，市人从之者以千计。已而入，申而出。入自曾公岩，出于栖霞洞。入若深夜，出乃白昼，恍如隔宿异世，季仁索余赋诗纪之，其略曰：‘瑰奇恣搜讨，贝阙青瑶房。方隘疑永巷，俄敞如华堂。玉桥巧横溪，琼户正当窗。仙佛肖仿佛，钟鼓铿击撞。赳赳左顾龟，啍啍欲吠厖。丹灶俨亡恙，芝田霭生香。搏噬千怪聚，绚烂五色光。更无一尘滓，但觉六月凉。玲珑穿数路，屈曲通三湘。神鬼工剜刻，乾坤真混茫。入如夜漆暗，出乃日珠光。隔世疑恍惚，异境难揣量。’然终不能尽形容也。”把《全唐诗》中所收诗与罗大经的诗对照来读，不难发现除个别字句与罗诗有异外，并无大的不同。从罗诗小记可知，这是一首游洞之诗，而非观山之作。清代厉鹗编《宋诗纪事》卷72中辑录了罗大经此诗，光绪三十一年重刊本《临桂县志·山川志二》亦收有此诗，皆不误，是知《全唐诗》所收此诗误也。

• 王晓树 •